

藝文類聚

鱗介部上 龍蛟蛇龜鼈魚
鱗介部下 螺蚌蛤蜊烏賊石劫
蟲牙部 蟬蠅蚊蜉蝣蛺蝶螢火
蝙蝠叩頭蟲蛾蚊蜂蟋蟀尺蠖
蟻蜘蛛塘螂

イ 3

1758

20 止

祥瑞部^上 祥瑞 慶雲 甘露 木連理

木芝 龍麟

祥瑞部^下 鳳皇 鸞 比翼 烏雀 燕

鳩 雉 馬 白鹿 狐 兔 騶虞 白狼

比肩獸 龜 魚 鼎

災異部 旱 祈雨 蝗 螟 螽 賊 蜮

藝文類聚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鱗介部上

龍

蛟

蛇

龍

說文曰龍鱗蟲之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

曰螭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兩龍又曰鍾出

之神名曰燭龍視爲晝瞑爲夜身長三千里

藝文類聚

卷第九十六

宏達堂校梓

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時乘六龍以御天初九潛
龍勿用象曰陽在下也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象
曰德施普也九五飛龍在天大人造也又曰龍戰于
野其血元黃

左傳曰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
智古者畜龍故國有參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鰲叔安

鰲古國名叔安其君名

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帝
舜賜姓曰董氏曰豢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有劉累者能飲食龍夏后賜氏曰
御龍今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又曰鄭大水龍闔于
時門之外有淵國人請滌焉子產弗許曰我闔龍不
我覲也龍闔我獨何覲焉攘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
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

河圖曰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白龍
亦然元金千歲生元龍

莊子曰朱仵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技成而無
所用其巧又曰子張見魯哀公不禮焉去之曰君之
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雕文畫之於是天龍

書之類聚 卷之九十六
聞而示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失其魂魄
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非龍也今君
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者又曰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
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何規哉子曰人用意如飛
鴻者爲弓弩射之如遊鹿者走狗而逐之若游魚者
釣繳以投之吾今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余口張
不能喻舌出不能言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持緯蕭而
食者子浚川得千金珠謂其子取石來鍛之夫千金
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若能得珠者遭其睡
也使驪龍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楚辭曰神龍失水而陸居爲螻蟻之所裁

孫卿子曰積水成川蛟龍生焉

呂氏春秋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賦
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
其鄉既得其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歿
中野

括地圖曰禹誅防風氏夏后德盛二龍隆之禹使范
氏御之以行經南方防風神見禹怒射之有迅雷二
龍升去神懼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
草皆生是名穿胃國又曰龍池之山四方高中央有

池方七百里羣龍居之多五花樹羣龍食之又曰崑崙山之弱水非乘龍不得至

淮南子曰龍舉而景雲屬

公孫宏答東方朔書曰譬猶龍之未升與魚鱉爲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於溪得白龍子解鉤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遂採五石脂服之三年白龍來迎止龍陽山上百餘年

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酒子胥諫曰不可昔日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

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對曰我化爲魚固人之所射也豫且何罪今君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有豫且之患王乃止

博物志曰龍肉以醢漬之則文章生

抱朴子曰案使者甘宗所奏西域事云外國方士能神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初出乃長十數丈方士吹之一吹則龍輒一縮至長數寸乃取著壺中以少水養之外國常患旱災於是方士聞有旱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直金數十斤舉國會歛以雇之直畢乃發壺出龍著淵中因復禹步吹之長數十丈須

史而雨四集矣

齊地記曰平昌城有井與荆水通有神龍出入焉故名龍城

外國事曰毗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者爲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龍門又曰龍首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建樊川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云昔有黑龍從山南出飲渭水其行

道成土山故因以爲名

賦晉劉琨神龍賦曰大哉龍之爲德變化屈伸隱則黃泉出則升雲賢聖其似之乎惟天神上帝之馬含胎春夏房心所作軒照形角尾規矩

贊晉郭璞燭龍贊曰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爲寒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又龍魚一角似鯉居陵俟時而出神靈攸乘飛驚九域乘雲上升

銘晉傅玄龍銘曰麗哉神龍誕應陽精潛景九淵飛曜天庭屈伸從時變化無形偃伏汙泥上凌太清

序魏繆襲青龍賦序曰蓋青龍者火辰之精木官之

蛟

說文曰蛟龍屬也魚滿三千六百年蛟爲之長率魚而飛去

山海經曰蛟似龍蛇而小頭細頸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人

易緯通卦驗曰震東方也至春分日出青氣也出直震此正氣也氣出右萬物半死氣出左龍蛟出

楚辭曰與汝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

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還涉江有兩蛟夾

繞其船飲飛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珪

韓詩外傳曰東海有勇士菑仁訢過神泉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致死飲馬果沉訢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二蛟而出雷神隨而擊之眇其左目

漢書曰武帝元封五年帝自潯陽江親射蛟江中尋陽記曰城東門通大橋常有蛟爲百姓害董奉疏一符與水中少日見一蛟死浮出

王韶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有湯泉下流多蛟害厲濟者遇之必笑而沒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強俠氣爲鄉里所忌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謂爲三橫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殺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三日三夜鄉中皆謂處死更相慶賀處竟殺蛟而出遂自改勵終爲忠臣孝子

贊郭璞蛟贊曰匪蛟匪龍鱗采暉煥騰濯濤波蜿蜒江漢漢武飲羽伏飛疊斷

蛇

爾雅曰騰騰蛇蟒王蛇

山海經曰巴蛇吞象三歲而出骨君子服之已心腹

之疾又曰大同之山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毳豪其

音如鼓柝又曰泰華山有蛇肥遺六足四翼

毛詩曰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身則首尾俱至

楚辭曰蝮蛇蓁蓁

韓子曰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亾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澤涸將徙小蛇謂大蛇曰大蛇行小蛇隨之人以蛇之

書之類焉 行者耳必殺其子子不如負我以行必以我爲神也
乃相負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今子美而我惡以爲
上客一乘之君也以子爲使者萬乘之卿也不如爲
我舍人田成子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
甚敬因獻酒肉

戰國策曰昭陽爲楚伐魏移師攻齊陳軫爲齊王使
見昭陽曰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
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
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酒右手畫地
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故無足

子安能爲遂飲酒爲蛇足者終以其酒今公攻魏破
軍殺將又移師攻齊戰勝不知止猶爲蛇足也昭陽
乃解軍而歸

賈誼書曰孫叔敖之爲兒出遊還憂而不食其母問
其故泣而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母曰今蛇安在
曰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復見之也已殺而埋之
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
淮南子曰夫騰蛇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化成形精
之至也又曰豹獸不可使緣木蝮蛇不可使安足

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獻美女五

人蜀王遣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
士引其尾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
蛇而大呼

廣志曰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
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血出而死

元中記曰東海有蛇丘之地險多漸茹衆蛇居之無
人民蛇或人頭而蛇身又曰崑崙西北有山周迴三
萬里巨蛇繞之得三周蛇爲長九萬里蛇居此山飲
食滄海

風俗通曰車騎將軍巴郡馮緄爲議郎發綬笥有二

赤蛇可三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卜云此吉祥也君
後當爲邊將以策爲名後五年果爲大將軍拜遼東
太守

陳留風俗傳曰小黄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
戰喪皇妣于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宮招魂
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灑耀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
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地鏡圖曰金寶化爲青蛇

抱朴子曰或問隱居山澤治蛇蝮之道又曰昔負
多大地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

而蛇皆去也今帶武都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末抹之雄黃入瘡中立愈又曰蛇類多唯有蝮蛇中人至急一日不治則殺人若不曉方術而爲此蛇所中但以刀割瘡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灸須臾焦盡而人得活也
搜神記曰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又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

周景武廬山記曰安侯世高者安息國太子與友人共出家學道友入患怒死受蟒報爲此宮亭湖神世高於廣州爲人所殺還生安息國復爲王子年二十又棄國入吳未之宮亭泊船呼友人與語友人身長數十丈見世高向之胡語音各分去暮有一少年上世高船跪受呪願因忽不見世高語同船人曰向少年即此廟神也得離惡形矣蟒既見世高從山南過死于山北今柴桑民所居蛇里是也

世說曰杜預爲荊州刺史時有讎集大醉輒閉齋獨眠外聞齋中嘔吐其聲甚苦有小吏開戶看之止見

牀上有一蛇垂頭牀邊吐都不見人既出密覺此如異苑曰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廟今民欲架室者輒大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銘晉傳元靈蛇銘曰嘉茲靈蛇斷而能續飛不須翼行不假足上騰霄霧下遊山嶽進此明珠預身龍族贊郭璞長蛇贊曰長蛇百尋厥鬣如虵飛羣走類靡不吞噬極物之惡盡毒之厲又騰蛇贊曰騰蛇配龍因霧而躍雖欲升天雲龍陸莫材非所任難以久託又巴蛇贊曰象實巨獸有蛇吞之越出其骨三年為期厥大何如屈生是疑又蟒蛇贊曰蠢蠢萬生成以

類長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又枳首蛇贊曰夔稱一足蛇則二首少不知無多不覺有雖資天然無異駢拇

周庾信孫叔敖逢蛇贊曰叔敖朝出客倅還家母氏顧訪知埋怪蛇爾有陰德陽報將加終為楚相卒有榮華

龜

爾雅曰龜三足曰賁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易曰離爲龜

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

大戴禮曰甲之患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

左傳曰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具致大蔡焉曰紇之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龜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壑焉其中有山無所連著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時焉仙聖毒之訴於上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羣聖之居使巨龜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動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十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

六龜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先往焉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吾將曳尾於泥中矣又曰宋元君夜夢有人披髮言曰予爲清江使河伯漁者豫且得予元君覺召占夢者占之曰此神龜也明日豫且網得白龜圓五尺獻乃殺以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聞之曰神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剗剔之患

史記曰余至江南聞長老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又褚先生曰能得名龜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日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日月龜七曰王龜八曰九州龜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當巢於芳蓮之上南方老人以龜楮牀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尚生龜能行氣道引至神若此

說苑曰靈龜五色色似玉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脰左晴象日右晴象月知存亡凶吉之憂又龜千歲能與人言

續搜神記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邾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邾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披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約岸廻顧而去

會稽後賢傳曰孔愉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於路愉求買放之至水反顧愉及封此亭侯而鑄印龜首廻屈三鑄不正有似昔龜之顧靈德應感如此愉悟乃取而佩焉

符子曰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豕者曰於今百二十歲

書之類聚 卷之九
邦人謂之豕仙其羣臣言於昭王曰是豕無用王命
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夢於燕相曰今仗君之靈而
化吾生也始得爲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粮
之珍而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
龜銜夜光而獻之

抱朴子集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
似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異苑曰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
龜便言曰遊不良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載出欲上
吳王夜泊越里纜船於大桑樹霄中樹呼龜曰勞乎

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
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令求
如我之徒計從安薄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
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
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登使伐樹
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賦魏曹植神龜賦曰龜號千歲時有遺余龜者數日
而死肌肉消盡唯甲存焉余感而賦之曰嘉四靈之
建德各潛位乎一方蒼龍虬於東岳白虎嘯於西岡
元武集於寒門朱雀栖於南鄉順仁風以消息應聖

時而後翔食飛塵以實氣飲不竭於朝露步容趾以俯仰時鸞迴而鶴顧懼沉泥之逢殆赴芳蓮以巢居

詩北齊趙宗儒詠龜詩曰有靈堪託夢無心自解謀不能著下伏強從蓮上游負圖非所興支牀空見留儻蒙一曳尾當爲屢迴頭

鼈

爾雅曰鼈三足曰能

易曰離爲鼈

說文曰鼈介蟲也

周禮曰春獻鼈蜃

春秋外傳曰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羞鱉焉

晏子春秋曰齊大旱景公召羣臣問曰寡人欲祠河

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彼

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於明也

莊子曰埳井之鼈謂東海鼈曰吾跳梁奚不時來觀

東海鼈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

楚辭曰駟跛鼈而上山吾固知其不能升

孫卿子曰跬步而不休跛鼈千里

淮南子萬畢術曰青瑩殺鼈得覓復生又曰燒鼈致
鼈

列仙傳曰費長房能使社公汝南有妖常作太守服
詣府門椎鼓合郡患之及長房來知是魅乃呵之即
解衣冠叩頭乞自改即老鼈也大如車輪長房令復
太守服作一札勅葛陂君叩頭流涕持札去遂視以
札立陂邊以頸繞之而死

魏略曰高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

氣如雞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於溷中猪以
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收畜名曰
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
走以弓擊水魚驚浮爲橋東明得渡因都王扶餘之
地

搜神記曰清河宋士宗母黃初中晷在室中浴良久
家人於壁穿中窺之正見木盆中有一大鼈先著銀
釵猶在頭上遂入水去

賦晉陸機鼈賦曰皇太子幸于釣臺漁人獻鼈命侍
臣作賦其狀也穹脊連脅元甲四周遁方圓於規矩

徒廣以妨循盈尺而脚寸又取具於指掌鼻嘗氣而
忌脂耳無聽而受響是以栖居多逼出處寡便尾不
副首足不運身於是從容澤畔肆志汪洋朝戲蘭渚
夕息中塘越高波以魚逸竄洪流而潛藏咀蕙蘭之
芳葦翳華藕之垂房

晉潘尼鼈賦曰皇太子遊於元圃逐命釣魚有得鼈
而戲之者令侍臣賦之翩銜釣以振掉吁駭人而可
惡旣顛墜於巖岸方盤跚而雅步或延首以鶴顧或
頓足而鷹距或曳尾於渥中或縮頭於殼裏若乃秋
水暴駭百川沸流有東海之巨鼈乃負山而吞舟

魚

詩曰南有嘉魚又曰魚潛在淵又曰魚在在藻
月令曰立春魚上水莊子與惠子觀魚於濠梁

史記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千餘魚
而涕下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益大臣欲棄
前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也而得爲王拂枕席夫四
海之內其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畢褻
裳而趨王矣亦曩臣之所棄前魚也

新序曰楚人有獻魚於楚王曰今獲魚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獻之左在曰鄙哉辭也楚王曰

藝文類聚 卷之九十六
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國粟有餘者國有饑民後
宮多幽女也下民多曠夫皆失君人之道故廚庖有
肥馬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且今行之
矣故漁者獻餘魚而楚國賴之

說苑曰楚王謂涓子鬯曰吾有鱸在吳子寧能爲吾
報之乎對曰臣見來道旁野民持一頭魚上田祝曰
高得萬束下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爲禮薄而望多也
三輔決故事曰武帝作昆明池學水戰法帝崩昭帝
小不能征討於池中養魚以給諸陵祠餘給長安市
市魚乃賤

吳越春秋曰越王既棲會稽范蠡等曰臣竊見會稽
之山有魚池上下二處水中有三江四瀆之流九溪
六谷之廣上池宜於君王下池宜於臣畜魚三年其
利可以致千萬越國當富盈

風俗通曰城門失火禍及池中魚舊說池中魚人姓
李居近城城門失火延及其家仲災燒死按百家書
曰宋城門失火因汲池水以沃灌之池中空竭魚悉
露死喻惡之滋并中傷良謹也

謝承漢書曰會稽陳囂少時於郭外水邊捕魚人有
盜者囂見避於草中追以魚遺之盜慙不受自後無

復取焉

曹植說疲氣曰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汝南先賢傳曰葛元見遭大魚者元謂暫煩此魚到河伯處魚主曰魚已死元曰無苦以丹書紙納魚口中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元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元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元復書符擲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又曰介象與吳王論輜魚爲上乃於殿庭作坎汲

水滿之并求釣象起餌之須臾得輜魚帝驚喜乃使廚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薑有頃而反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鬣而登乎龍門而爲龍又一術士凌波蹈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又曰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僞求乎

蕭廣濟孝子傳曰陳元太子也後母誦之陳侯令元自殺元投遼水魚負之以出元曰我罪人也故求死耳魚乃去又曰巴郡杜孝後在城都母喜食生魚於官得生鱗截竹盛魚二頭沉水中曰我母如得此婦

出渚得之笑曰是我塔寄乃以進母

辛氏三秦記曰昆明池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漢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遊於池見大魚銜索帝曰昨所夢也取而去之帝後得明珠

詩梁張騫詠躍魚應詔詩曰戲鱗隱繁藻頌首承綠漪何用游溟解且躍天淵池

陳張正見賦得魚躍水花生詩曰漾色桃花水相望濯錦流躍浦疑珠出依池似鏡浮凌波銜落蕊觸餌避沉鉤方游蓮華外詎入武王舟

陳阮卓蓮下游魚詩曰春色映澄陂涵泓且相隨未

上龍門路聊戲芙蓉池觸浪蓮看動乘流葉影披相忘自有樂莊惠豈能知

隋岑德潤魚詩曰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賦晉王慶鈞魚賦曰然後抽纖繳振修竿垂銀鈞運金丸懸鮪鯢挂鴻鸞連翩雲際灑灑漪瀾

晉摯虞觀魚賦曰觀鱗族於彪池兮睨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鯉灑灑涌躍投浪赴遠集于曲崖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盛或躍或沉條爍攸驛眈目驚心汎溢爵於通溝因素波以獻酬騁微

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六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鱗介部下

螺 蛤 蜊

蚌 烏賊

蛤 石劫

螺

爾雅曰羸小者蝓

易曰離為羸

魏書曰自遭荒亂率乏糧穀袁紹河北軍人仰桑椹
袁術在江淮取給蒲羸民人相食州部蕭條
搜神記曰晉安謝端侯官人少孤年十八恭謹自守

後於邑下得一大螺如斗許取貯瓮中每早至野還見有飲飯湯火端疑之於籬外窺見有人女從瓮中出至竈下燃火便入問之女荅曰妾天漢中白素女天帝哀卿少孤使我權相爲守舍炊爨待卿取婦當還去今無故相伺不宜復留今留此殼貯米穀可得不乏忽有風雨而去

南州異物志曰扶南海有大螺如甌從邊直旁截破因成杯形或合而用之螺體蜿蜒委曲酒在內自注傾覆終不盡以伺誤相罰爲樂又曰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似鸚鵡故以爲名肉離殼出

食飽則還殼中若爲魚所食殼乃浮出人所得質白而紫文如鳥形與觴無異故因其象鳥爲作兩目兩翼也又曰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王韶始興記曰桂陽貞女峽傳曰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一女忽化爲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異苑曰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蟲出庾闡

魚介部卷之九
二
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詩宋謝惠連詠螺蚌詩曰輕羽不高翔自用絃網羅
纖鱗惑芳餌故爲釣所加螺蚌非有心沉迹在泥沙
文無雕飾用味非鼎俎和

蚌

易曰離爲蚌

大戴禮曰十一月雉入淮爲蜃蜃蒲盧也

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
羣陰缺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趙惠王曰川蚌方

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相其啄鷸曰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即有蚌脯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
必見死鷸

淮南子曰明月之珠螺蚌之病而我之利也虎爪象
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也

徐哀南方記曰珠蚌殼長三寸在漲海中

盛宏之荊州記曰馬牧城東三里有蚌城相傳云飢
年民結侶採蚌止憩其中故因爲名又云城隨洲勢
上大尖其形似蚌故有蚌號

汝南先賢傳曰周燮好潛養靖志唯典籍是樂有先

人草廬廬于東坑其下有陂魚蚌生焉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

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璫與月盈虧協氣晦望

蛤

說曰曰蛤有三皆生於海蛤蠣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

本草經曰文蛤表有文又曰馬刀一曰名蛤

禮記曰季冬雀入水爲蛤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

南越志曰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論晉裴顧崇有論曰鳥無胃藏經以空中而生螢無胃而育

啓陳徐陵謝賚蛤啓曰比鴻雀入猶新纔變秋程已聞冬獻

蛤蜊

淮南子曰若士乃捲龜殼而食蛤蜊

論衡曰若士食蛤蜊之肉乃與民同食安能升天抱朴子曰蛤蜊各煮炙凡人所能啖況君子與乎
臨海土物記曰蛤蜊殼薄且小

啓梁元帝謝賚車螯蛤蜊啓曰車螯味高食部名陳
物志蛤蜊聲重前論見珍若士並東海波臣西王母
藥雀文始化燕羽猶在體潤珠胎形隨月減
陳徐陵謝東宮賚蛤蜊啓曰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
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氣得波潮之下

烏賊

本草經曰烏賊魚骨治寒熱驚氣

南越記曰烏賊魚有疔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疔而
住腹中血及膳正黑中以書也世謂烏賊懷黑而知
禮故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

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啄之乃卷取烏故謂烏化爲
之

臨海異物志曰烏賊之骨其大如楯居者一枚作鮓
滿器受五升

啓陳徐陵謝勅賚烏賊啓曰變逢庸臣伏增銘悚

石劫

賦梁江淹石劫賦曰石劫一名紫蹄蚌蛤類也春而
發華有足翼者夫海君之小臣具品色於滄溟既鑪
天而論形先避伏而不曜知理冥而難發何弱命之
不禁冰至於天代請去人之仄陋充公子之嘉客儻

三

蜂蛰

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季夏之月寒蟬鳴

宏達堂校梓

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弦見
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唯
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笑
曰此足以當之

風土記曰七月而螻蛄鳴於朝寒蟬鳴於夕

搜神記曰淮南內史朱誕給使妻有鬼病夫疑爲奸
密窺見婦在機中織望萊樹上所笑見樹上有十四
五小兒衣青布褶青縿頭乃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
箕飛去

詩古詩曰庭前有奇樹上有悲鳴蟬

陳張正見寒樹晚蟬疎詩曰寒蟬噪楊柳朔吹犯梧
桐葉迴飛難住枝殘影共空聲疎飲露後唱絕斷絃
中還因搖落處寂寞盡秋風

梁簡文帝聽早蟬詩曰草歇鶗鳴初蟬思落花後乍
飲三危露時蔭五官柳莊書晒鵬翼衛賦宜螭首挂
樹可淹留勿謂山中久

梁沈約聽蟬鳴應詔詩曰輕生宅園藥復得棲嘉樹
豈敢擅洪枝輕條遭所寓葉密形易揚風迴響難

梁褚淵賦得蟬詩曰避雀芳枝裏飛空華殿曲天寒
響屢嘶日暮聲逾促繁吟如欲盡長韻還相續飲露

非表清輕身易知足

梁范雲詠早蟬詩曰生隨春水薄質與秋塵輕端綏
挹宵液飛音承露清

隋王由禮賦得高柳鳴蟬詩曰園柳吟涼久嘶蟬應
序驚露下綏恒濕風高翅轉輕葉疎飛更迴秋深響
自清何言枝裏翳遂入蔡琴聲

陳劉刪詠蟬詩曰聲流上林苑影入侍臣冠得飲元
天露何辭高柳寒

陳江總詠蟬詩曰白露涼風吹朱明落照移鳴條譟
林柳流響遍臺池付聲如易得尋忽却難知

賦後漢蔡邕蟬賦曰白露淒其夜降秋風肅以晨興
聲嘶嗑以沮敗體枯燥以冰凝雖期運之固然獨潛
類乎太陰要明年之中夏復長鳴而揚音

後漢曹大家蟬賦曰伊元蟲之微陋亦攝生於天壤
當三秋之盛暑陵高木之流響融風被而來遊商炎
厲而化往

魏陳王曹植蟬賦曰唯夫蟬之清素潛厥類于太陰
在炎陽之中夏始遊豫於芳林內含和而弗食與衆
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
稠葉快閑居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患螳螂之勁斧

有翩翩之佼童運微黏而我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
炭而就燔秋霜紛以霄下晨風冽其過庭氣憊怛而
薄軀足攀木而失莖吟嘶啞以沮敗狀枯槁以形喪
晉明帝蟬賦曰尋長枝以凌高靜無爲以自寧邈爲
獨處弗累于情在運任時不慮不營

晉溫嶠蟬賦曰飢喻晨風渴飲朝露

晉陸士龍寒蟬賦曰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
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思之而莫斯述夫頭上有
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
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侯守常則其信也加以冠

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
至德之蟲哉伊寒蟬之感運迺嘉時以遊征含二儀
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粹之淵質吐咍嚙之哀
聲容麗蜩蟬聲美宮商飄如飛焱之運驚風眇如輕
雲之麗泰陽爾乃振修藻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挹
朝華之墜露含煙煴以夕殮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
而飛蟠若夫歲律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
傷或歌我行永久或哀之子無裳原思歎於蓬室孤
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
鳴鳩節妙乎鵲鴉附枯枝以永處倚峻林之迥條乃

綴以元冕增成首飾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乎明德
晉傅咸黏蟬賦曰櫻桃爲樹則多陰爲菓則先熟有
蟬鳴焉聊命黏取退惟當蟬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
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虞禍之將來也有
嘉果之珍樹蔚宏覆於我庭在赫赫之隆暑獨蕭蕭
而自清遂寓目以周覽見鳴蜩於纖枝翳翠葉以長
吟信厥樂之在斯苟得意於所歡曾黏住之莫知匪
爾命之遵薄坐偷安而忘危嗟悠悠之耽寵請茲覽
以自規又鳴蜩賦曰有嘒嘒之鳴蜩于台府之高槐
物處陰而自慘奚厥聲之可哀秋日悽悽兮感時逝

之若頽曷時逝之是感兮感年歲之我催孰知命之
不憂詠梁木之有摧生世忽兮如寓求富貴於不回
且明明以在公唯忠讜之是與佚履道之坦坦登高
衢以自棲

晉孫楚蟬賦曰惟大化之廣御何品數之多名當仲
夏之始出據長條而悲鳴翼如羅纏形如枯槁終日
不銜一粒激哀響之煩擾

宋顏延之寒蟬賦曰始蕭瑟以攢吟終蟬媛而孤別
越客發度障之歌代馬懷首燕之信不假蕤於范冠
豈鏤體於人爵折清飈而不淪圍高木以飄落

詩隋盧思道聽鳴蟬詩曰此聽悲無極羣嘶玉樹裏
迴噪金門側長風送晚聲清露供朝食晚風朝露實
多宜秋日高鳴蟬獨見知輕身蔽數葉哀鳴抱一枝
流亂罷還續酸傷更合離暫聽別人心卽斷才聞客
子淚先垂故鄉已迢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
見涼秋月河流帶地從來嶮峭路于天不可越紅塵
早弊陸生衣明鏡空悲潘掾髮長安城裏帝王州鳴
鍾列鼎自相求西望漸臺臨太液東瞻甲觀拒龍樓
談客恒持小冠出越使常懷寶劍遊學仙未成便尚
主尋源不見已封侯富貴功名本多豫繁華輕薄盡

無憂詎念嫖姚嗟木梗誰憶闌單倦土牛歸去來青
山下秋菊離離日堪把獨焚枯魚宴林野終成獨校
子雲書何如還驅少遊馬

贊晉郭璞蟬贊曰蟲之精絜可貴惟蟬潛蛻棄歲飲
露恒鮮萬物皆化人胡不然

梁昭明太子蟬贊曰茲蟲清絜惟露是餐寂寞秋序
咽嘶夏闌定伊不美曜彼華冠

蠅

爾雅曰蠅醜扇

好搖翅也

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

韓子曰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呂氏春秋曰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焦贛易林曰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

漢書曰成帝建始中有青蠅垂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公卿已下朝會坐又曰昌邑王賀夢青蠅之矢積階西東可五六石以問龔遂曰陛下在側讒人衆多願皆放逐之賀不用其言卒至於廢

楊子法言曰或問蒼蠅紅紫

蒼蠅間平白黑紅紫侶朱而非朱

謝承後漢書曰郭諒師事杜喬李固之誅詣闕上書

乞收斂不聽因往守視其喪扇護蠅蟲又楊章爲杜喬所辟爲平原令棄官還聞固喬曝尸星行赴雒著弊衣赤幘守其屍驅護蠅蟲天子嘉其忠義聽殯斂之

魏略曰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踏壞之

虞翻別傳曰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益部耆舊傳曰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有文子

哭聲不哀問之云夫遭燒死遵勅吏輿屍到令人守屍曰當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淫殺夫

異苑曰晉明帝常欲肆青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作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有頃皆出帝竊異焉令人尋之即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必徧

賦晉傳咸青蠅賦曰幸從容以閑居且遊心於典經覽詩人之有造刺青蠅之營營無纖芥之微用信作害之不輕既反白而爲黑恒懷蛆以自盈穢美厚之鮮絜蟲嘉肴之芳馨滿堂室之薨薨孰閨寓之得情

書漢張敞書曰夫蒼龍非不神不能白日升天飄風雖疾不以霖雨不能揚塵故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髮乃騰千里之路

論後漢班固難庄論曰衆人之逐世利如青蠅之赴肉汁也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

蚊

爾雅曰蚊鷗母

俗說此鳥常吐蚊故名蚊母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蟲蟲不食天駒

晏子曰景公謂晏子曰天下有極小乎對曰有蟲巢

於蚊睫再乳而飛蟲不爲驚名曰焦螟

列子曰江浦之間生麼蟲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見離朱子羽方晝拭眦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師曠方夜擗耳俛首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廣成子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倏以神視歛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霆之聲以有形涉神明之境嵩山未足喻其巨以有聲涉空寂之域雷霆之音未足喻其大

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

朔窮臣當賜帛曰客從東方來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桓桓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亾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褌

莊子曰肩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肩吾曰以已出仁義民孰敢不聽而化接輿曰是欺德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又曰由天之道觀惠施之能其一蚊之勞者耶又曰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蠱噉膚則

夢之類見
通宵不寐矣

鵬冠子曰夫蚊蠅墜乎千仞之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

孫卿子曰空中有人名曰蛟蚊蠅之聲聞則挫

其精

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蚊蠅適足以

神異經曰方蚊翼下有小飛蟲焉生九卵復成九子
飛而俱去蚊遂不知

續搜神記曰吳舍人名猛小兒時在父母膝下夏日
多蚊蠅而終不搖扇有同宿人覺問其故荅曰懼蚊

蠅去瞿我父母耳

蕭廣濟孝子傳曰展勤少失父與母居傭作供養天
多蚊臥母床下以身當之

漢書曰中山靖王朝天子置酒聞樂而泣問其故靖
王對曰臣聞衆煦漂山聚蚊成雷是以文王拘於羑

里孔子厄於陳蔡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
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同類能相
知心然後慕服蝗蟲蚊蠅之類也何能知卓公之化
乎使賢者處於深野之中蚊蠅不入其舍乎

書之類聚 卷之九十七
賦晉傳選蚊賦曰水與草其漸茹育茲孽而蚊嚙味
銳於秋毫刺鋸利於芒錐無胎卵而化孕生傳物翼
而能飛肇孟夏以明起迄季秋而不衰衆繁熾而無
數動羣聲而成雷肆慘毒於有生廼食膚體以療飢
妨農功於南畝廢女工於杼機

蜉蝣

爾雅曰蜉蝣渠略

俗天牛而小有角

說文曰秦晉之間謂之渠略又曰蠨蟲也一名蜉蝣
蓋朝生暮死

廣志曰蜉蝣可燒啖美於蠨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

水上尋死隨流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蜉蝣有殷殷衆也

毛詩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詩疏義曰樊光云是糞中蟲陰雨而爲之朝生

夕死

淮南子曰龜三千歲蜉蝣不過三日人以數離之壽
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而泣以益之也

賦晉傳咸蜉蝣賦曰有生之薄是曰蜉蝣育微微之
陋質羗采采而自修不識晦朔無意春秋取足一日
尚又何求戲停淹而委餘何必江湖而是遊

蛺蝶

列子曰鳥足之葉爲胡蝶

莊子曰昔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胡蝶之爲周與胡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

詩古詩曰胡蝶胡高飛暮宿桑樹間

梁簡文帝詠蛺蝶詩曰空園暮煙起逍遙獨未歸翠鬣藏高柳紅蓮拂水衣復此從風蝶雙雙花上飛寄語相知者同心終莫違

梁徐防賦得蝶依草詩曰秋園花落盡芳菊數來歸那知不夢作眠覺也恒飛

螢火

爾雅曰螢火即炤

廣雅曰景天螢火麟也

呂氏本草曰螢火一名夜照一名熠燿一名救火一名景天一名據火一名挾火

禮記曰季夏之月腐草爲螢飛蟲螢火也

毛詩曰町疃鹿場熠燿宵行

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學而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日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

詩梁簡文帝詠螢詩曰本將秋草并今與夕風輕騰

空類星隕拂樹若花生并凝神火照簾似夜珠明
梁元帝詠螢火詩曰著人疑不熱集草訝無烟到來
燈下暗翻徃雨中然

陳楊縉賦得照映秋螢詩曰秋窓餘照盡人暗早螢
來忽聚還同色恒燃詎落灰飛影黃金散依帷縹帙
開含明自不息夜月空徘徊

賦晉傅咸螢火賦曰余曾獨處顧見螢火熱以日照
而爲之賦潛空館之寂寂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
不寐憂悄悄以傷情感詩人之攸懷覽熠燿於前庭
不以姿質之鄙薄欲增暉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期

自竭於陋形進不競於天光退在晦而能明諒有似
於賢臣於疏外而盡誠假乃光而喻爾賦庶有表乎
忠貞

晉潘安仁螢火賦曰嘉熠燿之精將與衆類乎超殊
東山感而增歎行士慨而懷憂翔大陰之元昧抱夜
光以清遊頰若飛電之宵逝嗟如星移之雲流動集
揚暉灼如隋珠熠燿熒熒若丹英之照葩飄飄頰頰
若金流之在沙軟湛露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
欲於萬物豈顧恤於網羅

贊晉郭璞螢火贊曰熠燿宵行蟲之微公出自腐草

烟若散漂物之相咆孰知其陶

蝙蝠

爾雅曰蝙蝠服翼

方言曰蝙蝠自關東謂之伏翼或謂之飛翼或謂之

仙鼠 吳氏本草曰伏翼或生人家屋間立夏後陰乾治目

冥令人夜視有光 春秋運斗樞曰行失瑤光則伏翼兩頭並翔廣江淮

山瀆之祠則瑤光明伏翼九足 孝經援神契曰道德遺遠蝙蝠伏匿故夜食

元中記曰百歲伏翼色赤止則倒懸千歲伏翼色白得食之壽萬歲

吳婁縣記曰太湖東邊別小山名山洞庭有三穴中

有大蝙蝠如鳥拂救人火 臨海記曰黃石山泄水東南五峴路口有鍾乳穴中

伏翼大如鷺鴨 賦魏陳王曹植蝙蝠賦曰吁何姦氣生茲蝙蝠形殊

性詭每變常式行不由足飛不假翼明伏暗動盡似

鼠形謂鳥不似二足爲毛飛而含齒巢不哺穀空不

叩頭蟲

異苑曰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呪令叩頭又呪吐血皆從所教如似稽顙故俗呼爲叩頭蟲

賦晉傳咸叩頭蟲賦曰蓋齒以剛克而盡舌存以其能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執雌者物莫之讎無咎生於惕厲悔愆來亦有由仲尼唯諾於陽虎所以解紛而免尤韓信非爲懦兒出胯下而不羞何茲蟲之多畏人纔觸而叩頭犯而不校誰與爲讎人不我害我亦無憂彼螳螂之舉斧豈患禍之能禦此謙卑以自牧乃無害之可賈將斯文之焉貴貴不遠而取譬雖不

能觸類是長且書紳以自示旨一日而三省恒跼蹐以祇畏然後可以蒙自天祐之吉無不利

蛾

爾雅曰蛾羅也

說文曰蛾蚕化飛蟲也

廣志曰有蚕蛾有天蛾凡草木蟲以蛹化爲蛾其衆

淮南子曰食桑有絲曰蛾

漢書曰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

古今注曰蛾飛廣五六丈

洞林曰東中郎參軍周稚璠封蚕蛾令吾射之

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賦晉支曇諦赴火蛾賦曰悉達有言曰愚人貪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翔無常宅集無定栖類聚羣分塵合電分因溫風以舒散乘遊氣以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曜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焰而體焦投煎膏而身亾

蜂

爾雅曰蜂醜蠹土蜂木蜂

廣雅曰范蜂也

禮記曰邾人有其兄死而不為縗者聞子臯將為邾宰遂為縗邾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縗兄則死子臯為之縗

春秋潭潛巴曰朝有大蜂武士中蜂赤強黑不梁

刺毒以杆難武士象也梁或為良

韓詩外傳曰以稷蜂不螫而社鼠不燠非以稷蜂社鼠之神也其所託者然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自輔

楚辭曰元蜂若壺

博物志曰人家養蜂以木為器開小孔以蜜塗器捕

取三兩蜂內器中宿昔蜂飛出將伴來作蜜多少隨
歲豐儉

葛仙翁別傳曰仙公與客對食客曰食畢當請先作
一奇戲食未竟仙公曰諸君得無邑邑欲見乎即吐
口中飯盡成飛蜂滿屋或集客身莫不震肅但自不
螫人耳良久仙公乃張口見蜂皆飛還入口中成飯
食之

抱朴子曰雞有搏栖之雄雉有擅澤之驕蟻有兼弱
之智蜂有攻寡之計人相投御亦是耳

詩梁簡文帝詠蜂詩曰逐風從汎漾照日乍依微知

君不留聊銜花空自飛

賦晉郭璞蜜蜂賦曰嗟品物之蠢蠢惟貞蟲之明族
有叢瑣之細蜂亦策名於羽屬近浮遊於園薈遠翺
翔乎林谷爰翔爰集蓬轉飈迴紛紜雪亂混沌雲頽
景翳耀靈響迅風雷爾乃眩援之雀下林天井青松
冠谷赤蘿繡嶺無花不纏無陳不省吮瓊液於懸峯
吸澂津乎晨景於是迴驚林篁經營堂窟繁布金房
疊構玉室咀嚼華滋釀以爲蜜自然靈化莫識其術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百藥須之
以諧和扁鵲得之而術良爾乃察其所安視其所託

恒據中而虞難營翠微而結落徽號明於羽族闡衛固乎管籥誅戮峻於鐵鉞招徵速乎羽檄集不謀而同期動不安而齊約

蟋蟀

爾雅曰蟋蟀蟀也

方言曰楚謂蜻蛉爲蟋蟀或謂之蜚南楚謂之王孫即趣織也

禮記曰季夏之月蟋蟀居壁

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斯螽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蛉

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

詩義疏曰蟋蟀似蝗而小正黑目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幽州人謂之趣織督促之言也里語趣織鳴嬾婦驚

京房占曰七月建申律爲夷則蟋蟀鳴

賦晉盧湛蟋蟀賦曰何茲蟲之資生亦靈和之攸授享神氣之么蚡體含容之微陋嚶嚶咧咧翾翾翾翾候日月之代謝知時運之幹遷

尺蠖

爾雅曰蠖尺蠖

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晏子曰弦章謂景公曰尺蠖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

蒼

賦宋鮑昭尺蠖賦曰智哉尺蠖觀機而作伸非向厚
拙非令薄當靜泉渟遇躁風驚起軒驅以曠跨伏累
氣而併形故身不豫託地無前期動靜就觀於物消
息各隨乎時從方而應何慮何思

晉郭璞尺蠖贊曰貴有可賤賤有可珍嗟茲尺蠖
體此屈申論配龍蛇見歎聖人

蟻

爾雅曰龍打螳蜚飛蟻其子蚝

山海經曰朱蟻其狀如蟻在崑崙墟

禮記曰暇修蚝醢

大戴禮曰十二月元駒賁元駒者蟻也賁者走於地
中也

抱朴子曰蟻有兼弱之智

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
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右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
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
疾而蟻遲故不得隨磨左廻焉

齊諧記曰當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踰殺之昭意甚憐此蟻中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不慎墮江慙君濟活僕是蟲王君若有急難之日當見告語後昭之遇事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遂得免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無水隰朋曰蟻

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

蟻壤守而有水乃掘遂得水

焦貢易林曰震之蹇蟻封穴户大雨相集又曰蚍蜉

戴留不上山却推蹶頓乃傷其顏

吳錄曰九真移風縣有土赤如膠人視土知蟻因墾以木枝其中則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螳螂子蟬蛸折漆以染堅凝絮其色正赤所謂赤絮則此膠也

廣志曰有飛蟻有木蟻古曰元駒者也又有黑黃大小數種

博物志曰蟻知將雨

符子曰東海有鼇焉冠蓬萊而游於滄海騰躍而上則干雲沒而下潛於重泉有紅蟻者聞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鼇之行月餘未出羣作也數日風

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槩天或游而西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逍遙乎壤封之巔歸服乎窟穴之下此乃物我之適自己而然我何用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異苑曰桓謙字敬祖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其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既快人亦便能緣機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害輒來聚力所遽還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窟中謙後誅滅

賦晉郭璞蚍蜉賦曰惟洪陶之萬殊賦羣形而遍灑物莫微於昆蟲屬莫賤乎螻蟻淫淫奕奕交錯往來行無遺迹驚不動埃迅雷震而不駭激風發而不動虎賁比而不懼龍劍揮而不恐乃吞舟而是制無小大與輕重因無心以致力果有象乎大勇出奇膠於九真流頰液其如血飾人士之喪具在四隅而交結濟濟國之窮師由山東之高垤感萌陽以潛出將知水而封穴伊斯螽之愚昧乃先識而似愆

蜘蛛

爾雅曰蜘蛛蛛蝥又曰蠨蛸長崎又曰土蜘蛛草蜘蛛

蛛又曰長崎毛詩之蠨蛸也

毛詩曰蠨蛸在戶

廣志曰草蜘蛛在草上色青土蜘蛛在地上春行草間秋系在草有在器下有以絲於籬壁間緣壁捕蠅者長脚在壁屋爲絡者

異苑曰陳都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猶來往不絕心患悞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緣牀就琅便宴爾怡悅母取而殺之琅性理

憊遂

焦貢易林曰未濟之蠱蜘蛛作網以同行旅青蠅求膏腴觸我羅城爲網所得死於網國又曰井之遯蜘蛛

蛛南北巡行網罟

符子曰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而網曳繩執豸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觀之顧其臣咎犯曰此蟲也知之德薄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况乎人之智而不能廓垂天之網布絡地之繩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不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

賦晉成公綏蜘蛛賦曰獨星懸于浮處遂設網于四隅南連大廡北接華堂左馮廣廈右依高廊吐絲屬

絡布網引綱鐵羅絡莫綺錯交張於是蒼蚊夕起青
蠅昏歸營營羣衆薨薨亂飛挂翼繞足韜絲置圍衝
突必獲犯者無遺

螳螂

爾雅曰莫貉螳螂蚱不過螳蟻也其子螻蛄

一名博蟬
螳螂卵

方言曰螳螂謂之髦或謂之丁或謂之羊羊

廣雅曰羊羊吮吮螳螂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螳螂生

莊子曰螳螂怒臂以拒車轍不知不勝任也是才之
美者也又曰莊周游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

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咸周又顙而集於栗林莊周
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遊目大不覩褰裳擢步執彈
而留之睹一蟬而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且
將捕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
真莊周悚然曰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狠焉而反走
虞人逐之

韓詩外傳曰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且轉問其
御曰此何蟲對曰此螳螂也爲蟲知進而不量力其
輕執敵公曰此爲天下勇蟲矣迴車避之勇士歸之
焉

禮記曰鄭注云螳螂螬蛸母也

王瓚問曰爾雅云莫貉螳螂同類物也今沛魯以南謂之螳螂三河之域謂之螳螂燕趙之際謂之食耽齊濟以東謂之馬敷然多名其子則同云螬蛸是以注云螳螂螬蛸母也

賦晉成公綏螳螂賦曰仰乃茂陰俯緣條枝冠角裁裁足翅岐岐尋喬木而上綴從蔓草而下垂戢翼鷹峙延頸鵠望推翳徐翹舉斧高抗鳥伏虵騰鶴擊隼放俯飛蟬而奮猛臨螭蛄而逞壯距車輪而軒翥固齊侯之所尚力有翩翩黃雀舉翮高揮連翔枝幹或

鳴或飛覩茲螳螂將以療飢厲嘴脅翼其往如歸

替晉郭璞螳螂贊曰螳螂飛蟲揮斧奮臂當轍不廻可踐不避勇士致斃厲之以義

文類聚卷第九十七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祥瑞部上

祥瑞
木芝

慶雲
龍

甘露
麟

木連理

祥瑞

風角占曰福先見曰祥

字林曰禎祥也福也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四靈以為畜則獸不狘
又曰聖王用民必順使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
妖孽之疾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是

以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山出銀甕丹甕之器及人象車也河出馬圖鳳皇麟麟皆在郊藪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此順之實也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爲王者承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竝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卽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卽嘉禾生蓂莢起德至鳥獸卽鳳皇翔鸞鳥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卽景雲出芝實茂陵出黑丹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

卽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雉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名珠德至八方卽祥風至鍾律調四夷化越裳來孝道至卽蓬蒲出庖厨不搖自扇於飲食清凉助供養也繼嗣平卽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木名也連累相承故生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卽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至十六日一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也賢不肖位不踰卽平露生於庭平露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卽生不得其人卽灰矣狐九尾何狐灰首上不念本也明安不念危也必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也

書之類纂 卷之六
於尾者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
常見可以夜作者益於民人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
物無不盛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
者美泉也狀如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
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穗大幾盈車長幾充
箱民有得而之上者成王召周公而問之曰三苗爲
一穗意天下其和爲一乎後果有越裳氏重譯而來
矣

春秋演孔圖曰趣作法聖沒周姬亾彗東出秦政起
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此魯端門血書十三年冬有

星孛東方詭題曰麟得之月天當有血書端門子夏
至期往視逢一郎言門有血書往寫之血蜚鳥化爲
帛鳥消書出署曰演孔圖

東觀漢記曰光武中元元年上幸長安祠長陵還洛
陽宮是時醴泉出於京師郡國飲醴泉者痼疾皆愈
獨眇蹇者不瘥又曰有赤草生于水涯郡國上甘露
降羣臣上言地祇靈應而朱草萌宜命太史撰具郡
國所上上遂不聽是以史官鮮記焉又曰章帝元和
二年鳳皇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黃龍四
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三足鳥赤鳥白兔

白鹿白鷺白鵲甘露嘉瓜瓠稭明珠芝英華平朱草木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祥風甘露景星嘉禾蓬蒲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馬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班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不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麒麟鳳皇夫儒者之言溢於過實瑞應之物或無失言鳳皇麒麟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不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風祥露甘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

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甚也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河出錄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呂氏春秋曰凡帝王將興天先見祥昔黃帝祭天先見大螻蛄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上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故其色上青其事則木成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八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上白其事則金也文王時天先見火赤鳥銜丹書集于周社上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上赤其事則火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也其時不失其序
日月淑清而揚光

晉中興書曰昔秦始皇東遊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東
南金陵之地有天子氣於是始皇改為秣陵壅北山
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壅即建康南淮中
也按始皇東遊之歲至孫權僭號四百三十七年考
之年數既不合校之基宇又非倫豈應帝王之符而
見兆於上代乎有晉金行奄君四海金陵之祥其在
斯矣且秦政東遊至今五百二十六年所謂五百年
後當有王者也

賦魏劉劭嘉瑞賦曰乾坤交泰嘉瑞降靈皓雉呈其
潔質素威效其人形白兔揚其翰耀黃龍耀其神精
章光列之煒燿顯休徵之有成昔聖王之降瑞或卓
爾而弗經猶著美於篇籍貽來業而垂名實明德之
所墜宜允納而是丁信無思而不服又何遠之不寧
方將收麒麟於元圃栖鳳皇於軒櫺舞鸞鳥於中唐
聆鸞鸞之和鳴弄蕙蒲之華芳翫朱草之丹榮承靈
祚而建基垂遐福於億齡超三五而無儔與泰初乎
齊聲

頌魏何晏瑞頌曰若稽古帝魏武哲欽明文思罄民

生之俊德懿前烈之極休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
天時聿廸明命肇啓皇基夫居高聽卑乾之紀也靡
德不酬坤之理也故靈符頻繁衆瑞仍章通政辰修
玉燭告祥和風播烈景星揚光應龍遊於華澤鳳鳥
鳴于高岡麒麟依于圃籙魁虎類于垺疆鹿之麋麋
載素其色雉之朝雉亦白其服交交黃鳥信我中雷
儵儵嘉苗吐穎田疇

表周王褒上祥瑞表曰明王孝治岳瀆所以效靈至
人澤及風雲以之懸感是以若霧非霧天道叶至德
之符似煙非煙觸石表嘉祥之氣元黃蕭索之輝丹

紫輪困之狀豈止唐帝沉璧氣合金方姬后望河形
如車蓋

慶雲

孫氏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一曰慶雲非氣
非煙五色氛氲謂之慶雲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

洛書曰蒼帝起青雲扶日赤帝起黃雲扶日有白雲
出自蒼梧入于大梁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河白雲起成王觀於河東雲
至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爲人黑色大耳其政和
平時則景雲至

春秋合成圖曰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
野常在三河東南天大雷電有血流潤太石之中生
慶都長丈形象太帝常爲黃雲覆蓋之蔑食不飢年
二十寄伊長家無夫出觀三河奄然陰雨風赤龍與
慶都合有娠而生堯也

尚書大傳曰俊於時人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卿雲帝
乃倡之

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

謂慶雲慶雲見嘉氣也

漢書曰高祖遊芒碭山上當有雲氣又曰武帝封泰
山夜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又曰宣帝祠甘泉紫雲
從西北來散於殿前

漢武故事曰上幸梁父祠地上親拜用樂焉其日上
有白雲又有呼萬歲者禪肅然白雲爲蓋

魏志曰文帝生時有雲氣青色圓如車蓋當其上終
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

春秋演孔圖曰黃帝之將興黃雲升於堂文命之候
元龍銜雲於陽白雲入房

春秋運斗曰天樞得則景雲出又曰天子孝則景雲
出游

車穎秦書曰符堅立有黃雲五色迴遶臺觀時以爲
景雲

贊宋孝武帝景陽樓慶雲贊曰非煙非雲曳紫流光
懸華曜藻奄鬱臺堂粵予休明震乎珍祥積慶有文
靈貺無疆

甘露

廣雅曰淠淠灑灑湛湛泥泥露兒也

山海經曰軒上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

禮記曰聖王所以順而弗悖也天降甘露地出醴
鶚冠子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宰中及萬靈
則膏露下

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私一物又曰伊尹說湯曰
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其色若紫

論衡曰儒者論甘露言其味甘必然也若甘雨霽而
陰翳者謂之甘雨謂水味之甘也

三輔故事曰漢武以銅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十圍上
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欲以求仙也

漢武故事曰承甘露盤仙人掌擎玉杯爲取雲表之

露

東觀漢記曰明帝夜夢見先帝太后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樹葉有甘露上令百官採之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陸閔爲潁川太守致鳳皇甘露之瑞又曰吳郡沈豐爲零陵太守到官一年甘露降泉陵桃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又曰山陽百里嵩爲濟南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之徵祥拜大鴻臚又曰百里嵩爲徐州刺史甘露再降廳事前樹神異經曰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但日飲天酒天酒甘露也

漢書曰元康元年甘露降未央宮大赦以甘露連降改年爲甘露

白虎通曰甘露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

五經通義曰和氣津凝爲露露從地生

古今注曰光武建武二十年甘露下日南朱梧積四十五日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甘露二十七降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至天氣感而甘露降郡縣甘露七十降譙降盱眙方七十五畝

抱朴子曰何以知天上不有甘露之淵須太平而灑

聖文類聚 卷之九十八
之地中不有醴泉之源待有道而涌之耶

孫氏瑞應圖曰甘露者神露之精也其味甘王者和氣茂則甘露降於草木一本曰食之令人壽一本曰耆老得敬則松柏受甘露尊賢愛老不夫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詩北齊邢子才應詔甘露詩曰膏露且漸洽凝液汨旌旗草木盡霑被玉散復珠霏誰謂穹昊遠道合若應機

頌北齊邢子才甘露頌曰歷選列辟逖聽前聞三才易統五運相君皇極攸序庶類以分乃忠乃敬或質

或文其一赫美景命蒸哉上聖大德大名至道無競川

停岳路雲臨水鏡望日齊明瞻天比映其二功深微禹

業隆作周英華內積文教外修廣輪四海堤封十洲

紫川北注赤水南流其三宸居兩楹恭已萬國聖敬日

漸王猷允塞禮有大成樂無慙德用天之道順帝之

則其四政平民豫歲稔時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風輪

張漢毛舟沉河玉龜出沼鳴鳳在阿其五休徵屢動感

極迴天流甘委素玉潤冰鮮蜜房下結珠琲上懸布

濩林野灑散旌旒其六日月已明宇宙已廓鼓缶成詠

挹水爲樂以爲元黃猶參沃若取慰天壤用忘溝壑

其七

魏陳王曹植露盤頌曰明帝鑄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於芳林園甘露仍降使王爲頌銘

詔魏明帝與東阿王詔曰昔先帝時甘露盤以來甘露仍降芳林園仁壽殿前

表晉范汪在東陽郡表曰瑞日所統長山諸縣林中木葉上朝有凝露其味如蜜夕乃溜地耆老咸謂甘露

議蔡謨荅蘭臺議曰被符宣令賀甘露至不朝者天雨不朝禮也今不朝則不應賀

啓晉翟鏗啓庾翼述甘露曰甘露降學堂柳樹與幹吏共嘗味極甜宜表賀翼荅曰甘露自古佳祥而頃天下多故何以致此且其味尚薄未知瑞應否而近得一白兔尚羸小且養之并上

木連理

瑞應圖曰木連理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爲一家則木連理一本曰不失小民心則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木連理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時則松柏爲常生

京房易傳曰木同本異枝其君有慶鄰邑來附者吉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聖子木王而有實其國有慶木生於城脅一圍以上長數丈此謂城強其君大昌

東觀漢記曰安帝延和三年衛縣木連理又其年定陵縣木連理

袁山松漢書曰建和二年河東木連理

魏略曰文帝嗣立爲魏王是歲天下奏醴泉涌木連

理

于寶晉紀曰武帝自咸寧三年至太康元年木連理八生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同一則木連理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建元元年木連理四一生膏山一生武昌一生汝陰一生汝陽泰興元年又生武昌

頌湛方生木連理頌曰相彼神奇遠見禎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惟長運隆周室道均王王丕顯奕世依風載揚

表晉范甯爲豫章郡表曰永修公國相萬主解列到縣巡行邑治縣西北出二里有林中兩桐樹下根相去一丈上枝相去丈八連合成一

木芝

爾雅曰菌芝也

說文曰芝神草也

本草經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黑芝一名元芝紫芝一名木芝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離騷曰采三秀兮於山澗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又曰善養老則芝茂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陵出黑芝

漢書曰武帝元封六年詔曰甘泉宮中產芝九莖連葉上帝博臨不異下房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又曰宣帝神雀元年金芝九莖產於涵德殿銅池中

淮南子曰巫山之上從風縱火紫芝與蕭艾俱死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之仙上藥有大真紅芝草東觀漢記曰光和四年郡國上芝英

續漢書曰章帝建初五年零陵獻芝草

論衡曰建初三年零陵泉陵縣女子傳宅内生芝五本長者尺四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豐遣門下掾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詔會公卿國上計吏皆以芝草告示天下

古今注曰章帝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建初五年芝出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

仲長子曰哀帝時有異物生於長樂宮延年廐後東廡樹及永巷南園合歡樹議者以爲芝草

抱朴子曰芝有石芝木芝草芝肉菌芝各有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未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又曰石桂英芝名生岩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木芝者松脂淪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上有小木狀似蓮葉其名曰木威食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帶之辟兵又曰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又曰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額下有丹書八字再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兵若敵人射已者

書文類聚 卷之八
一四
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又曰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
大青石間青蓋三重上有雲氣覆之味辛甘以陰乾
食之令人壽千歲不老能乘雲通天見鬼神又曰黃
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味辛甘以四時採陰
乾治日食一合壽萬歲令人光澤又曰金蘭芝生於
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蓋莖出入秋旬求之飲
其中水壽千歲耳目聰明又曰龍仙芝狀似升龍之
類葉爲鱗其根則如蟠龍服一株則壽千歲又曰紫
朱芝其莖黃其葉赤其實如李而紫色二十四枚輒
相連而垂如貫珠也又曰朱草芝九曲曲有三葉三

實又曰行山中見小人乘馬車長七八寸者肉芝生
取服即仙又曰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下狀如人豎
豎如連鼓其色如澤以夏採之陰乾食之令人乘雲
能上天觀見八極通見神明延壽萬年又曰月芝生
於名山之陰崑崙之山大谷源泉金石之中又曰山
芝者韓衆所食也與天地相極延年壽通神明矣又
曰火芝常以夏採之葉上赤下莖青赤松子服之常
在西王母前隨風上下往來東西又曰人芝生名山
之陰青蓋白莖乾治食日半合則使人壽入水可久
也又曰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味辛苦盛

以銅物十月食之壽萬歲又曰黑芝生於山之陰大
谷中白蓋赤莖味甘秋採之陰乾日食令人身輕齒
堅與天地無極又曰火芝生於各山之陽其色黃澤
大如車蓋又曰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味甘辛
以秋取陰乾治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又曰萬年芝
令人不老延年九千又曰夜光芝出於各山之陰大
谷源泉中金石間上有浮雲翔其上有五色有目如
兩目又曰白雲芝生於各山之陰白石上有白雲覆
之白蓋二重味辛甘小苦以秋採之陰乾治食令人
身輕齒堅又曰金芝生於山無蓋青莖陰乾治食日

一合不中風雷令人色光澤也又曰雲母芝生於各
山之陰青蓋赤莖味甘以季秋竹刀採之陰乾治食
使人身光壽千萬歲醺以牛脯又曰華芝生於各山
之陽及出央山大谷源泉水中赤蓋白莖上有兩葉
三實又曰鬼芝青蓋長莖陰乾屑之日食五合所見
神明令人長生

詩梁庾肩吾芝草詩曰踟躕玩芝草淹留攀桂叢桂
叢方偃蹇芝葉正玲瓏如龍復如馬成闕復成宮黃
金九華發紫莖六英通隱士蒼山北神仙海穴東隨
丹聊變水獨搖不須風

魏繆襲神芝贊曰青龍元年神芝產于長平之習陽其色丹紫其質光耀其長尺有八寸五分其本圍三寸有三分上別爲三幹分爲九枝散爲二十六莖圍則一寸九分葉徑二寸七分其幹洪纖連屬有似珊瑚之形其吐柯載葉祥明蠲絜考圖審謀蓋美乎所同於前代者矣

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年不終與真人同又神農氏論芝云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五色神芝皆爲聖王休祥焉自漢孝武顯宗世號隆盛而元封永平所紀神芝方斯蔑

如也且其枝幹條莖本末相承乃協于天官之數非神明其孰爲此哉推其類象則萇莢之植階庭蕙蒲之生庖廚視四靈矣乃詔御府匱而藏之且畫其形遂以名園爲之贊曰帝德允臻厨不難致煌煌神芝吐葩揚榮曩披其圖今握其形永章遐紀載之頌聲

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乍存乍亡王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又曰舜東巡狩黃龍負圖置舜前又曰不衆行不羣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

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以時上下有聖則見無聖則處

龍魚河圖曰天授元始建帝號黃龍負圖從河中出付黃帝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又曰黃龍從洛水出詣虞舜鱗甲成字令左右寫文竟龍去

河圖曰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舜前以黃玉爲柙玉檢金繩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

尚書中候曰舜沉璧於河榮光休至黃龍負卷舒圖出入壇畔又曰河龍圖出雒龜書威赤文像字以授

軒轅

詩含神霧曰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漢皇後赤龍感女媧劉季興也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水泉則黃龍見者君之象也又曰左契曰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

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何憂龍哉龍俛而去

史記曰高祖常從王媼武賁酒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又曰黃帝土德黃龍見夏木青龍生於

漢書曰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上乃詔議郊祀
又曰宣帝甘露九年黃龍見新豐因改年應之周公
沉璧青龍銜出元甲圓

東觀漢記曰黃龍見於河馮異勸上即位上曰我昨
夜夢見赤龍上天覺寤心中動悸異等賀曰此天命
發於神明又曰章帝元和二年黃龍四見又曰安帝
延光三年黃龍見城又見諸縣

古今注曰高祖五年黃龍見華陽池十餘日九年又
見長安五鳳四年黃龍出廣漢甘露元年黃龍見新
豐二年龍見上郡騰躍五色升天丞相以下上壽

章帝建初三年黃龍見汝南項氏田廬中長五丈餘
高二丈光耀廬舍及樹皆黃

哀帝永元十年黃龍見潁川定陵民家井中色黃目
如鏡又見巴郡宕渠草木色皆黃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黃龍十三見明帝鑄銅
黃龍高四尺置殿前

魏志曰漢嘉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喬元太史
令單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當復見內
黃殷登嘿記之四十五年登尚在黃龍此時見譙登
曰單颺之言其驗茲乎又曰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

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摩陂爲龍陂

吳志曰黃龍元年樊口武昌並言黃龍見孫權即位改年爲黃龍孫休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果立爲帝而無後又孫權潘夫人父爲吏坐法死夫人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充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漢晉春秋曰青龍三年七月曹叡崇華殿災時郡國有龍九見故改曰九龍殿

晉中興書曰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爲會稽王宮

人夢兩龍抗膝入懷太祖異而召之生烈宗

沈約宋書曰太史奏西方有天子氣時太祖爲宜都王鎮荊州後入篡大位在道有黑龍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

賦魏劉劭龍瑞賦曰太和七年春龍見摩陂行自許昌親往臨觀形狀瓌麗光色燭耀侍衛左右咸與覩焉自載籍所紀瑞應之致或翔集于邦國卓犖于要荒未有若斯之著明也惟殷眺之舊式乃展義而省方皇輿發於洛邑遂巡幸于許昌憲宸極之天居建

正殿以當陽有蛇之龍來游郊甸應節合義象德效
仁煥若羅星蔚若翠雲光易奕以外照水清景而內
分聖上觀之無射左右察之既精聊假物以擬身忽
神化而無形昔太昊之初化首帝德以表名暨明后
之隆盛又降見以揚聲惟珍獸之元真實殊異於四
靈信應龍之道揚將天飛於泰清

表魏陳王曹植表曰臣聞鳳皇復於鄴南黃龍雙出
於清泉聖德至理以致嘉瑞將栖鳳於林囿龍於池
爲百姓旦夕之觀也

麟

孫氏瑞應圖曰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一本曰天
下太平則至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其所則麒麟生和平合萬民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釗

胎不剖卵則出於郊一本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

者在位則至明於興衰武而仁仁而有慮禽獸有均

甯非時張獵則至一本曰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

乃見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

尚書中候曰帝軒提像配永修機永長修從也黃帝觀攝提醜而行之

以長從升麒麟在囿鸞鳳來儀
機故也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

鶚冠子曰麟者元枵之獸陰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
畢至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
去

說苑曰帝王之著莫不致四靈焉德盛則以爲畜治
平則至矣麒麟麋身牛尾圓頭一角含信懷義音中
律呂步中規矩擇土而踐彬彬然動則有容儀

漢書曰終軍從上幸擁獲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
支芻出輒復合上異之

毛詩義疏曰麟麋身馬足牛尾黃色圓蹄一角角端
有肉音中鍾呂王者至仁則出

東觀漢記曰章帝時麟五十一見又安帝三年潁川
上言麟見

蔡邕月令章句曰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修其母致
其子五行之情性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見

王隱晉書曰咸寧五年白麒麟見平原又曰泰始元
年白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涼州記曰呂光時張掖金澤有麟見羣獸皆從改年麟嘉

〔頌〕吳薛綜麟頌曰懿哉麒麟惟獸之伯世平觀景否則戢足德以衛身不布牙角委體大吳以昭遐福天祚聖帝永享萬國

〔贊〕晉郭璞麟贊曰麟惟靈獸與麋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孰為來哉宣尼揮涕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八

成都嚴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陵 王元貞校

祥瑞部下

鳳皇	鸞	鳥	雀
雄	比翼	狐	鸞
白狼	馬	白鹿	兔
魚	比肩獸	龜	騶虞
鼎			鳩

鳳皇

瑞應圖曰鳳皇者仁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

是鳥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鳳皇翔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苑林

尚書中候曰堯即政七十載鳳皇止庭巢阿閣謹樹

又曰帝舜云朕惟不又百獸鳳晨

百獸率舞鳳皇已晨鳴也

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明者天之
時也昌者地之財也明王之治鳳皇下之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則鸞鳳至

春秋合成圖曰黃帝遊元扈維水上與大司馬容光

等臨觀鳳皇銜圖置帝前帝再拜受圖

元扈石室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爲鳳皇銜書遊文王之都故武
王受鳳書之紀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則鳳皇翔

樂動聲儀曰鎮聲不逆行則鳳皇至

樂汁圖曰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

燕喙虵頸龍形麟翼魚尾五采不啄生蟲

楚辭曰獨不見鸞鳳之高翔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

迴見盛德而後下

孫卿子曰詩曰鳳鳥啾啾其翼若竿其聲若簫有皇

有鳳樂帝之心此聖不蔽福也又曰古之王者其政

好生惡殺鳳在列樹

韓子曰昔者黃帝合鬼於西大山鳳皇覆上作為瀆

角

淮南子曰昔者二皇鳳至於庭

二皇伏羲神農

三代鳳至於

門

三代堯舜禹也

周室鳳至於澤德彌麗所至彌遠德彌精

所至彌近

韓詩外傳曰黃帝即位施聖恩承大明一道修德唯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皇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頤而雞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

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色備舉黃帝曰於戲允哉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帶黃紳戴黃冠齊於殿中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園集梧樹食竹實沒身不去

漢書曰昭帝元始三年鳳皇集東海遣使祠其處又曰宣帝幸河東之明年春鳳皇集投栩於所集處得玉寶乃下詔赦天下又曰鳳皇集上林乃立鳳皇殿以答嘉瑞又曰幸甘泉郊泰畤改元曰五鳳又曰本始元年鳳皇集膠東十四年鳳皇集北海地節二年

鳳集魯羣鳥從之詔曰威鳳爲寶神雀四年鳳皇十一集杜陵又曰祠帝后土鸞鳳翱翔又集長樂宮東園樹上飛下至地文章五色吏民並觀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皇集濟陽故宮皆盡曰鳳皇聖瑞始於此又曰建武十七年鳳皇出高八尺九寸毛羽五采集潁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

章帝時鳳皇百三十九見

安帝延光三年鳳皇集濟南臺丞霍穆舍樹上賜帛各有差

琴操曰周成王時天下大治鳳皇來舞於庭成王乃

援琴而歌曰鳳皇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威靈

吳歷曰太元元年有鳥集苑中似鴈高足長尾毛羽五色咸以爲鳳皇改元爲鳳皇元年

異苑曰東莞劉穆之字道民素居京口晉隆安中鳳皇集其庭相人韋敷謂之曰子必協贊大猷

賦晉顧愷之鳳賦曰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群稟鶉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煴允雞喙而燕頤頸蛇虺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荷義躡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色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翮其高舉歷黃

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

頌吳薛綜鳳頌曰猗歟石磬金聲玉振先王搏拊以正五音百獸翔感儀鳳舞麟在昔堯舜斯磬乃臻宗廟致敬乃肯來顧贊揚聖德上下受祚

贊晉郭璞鳳鳥贊曰鳳皇靈鳥實冠羽群八象其體五德其文附翼來儀應我聖君

鸞

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周成王時氏羌獻焉

山海經曰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名曰鸞鳥見則

天下安寧

孫氏瑞應圖曰鸞鳥鳳皇之佐鳴中五音肅肅雍雍嘉則鳴舞人君行步有容進退有度祭祠有禮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鍾律調則至至則鳴舞以和之

春秋運斗樞曰天樞得鸞鳥集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官守以賢舉則鸞在野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鸞鳥舞

詩含神霧曰德化充塞照潤八冥則鸞臻也

尚書中候曰黃帝鸞鳥來儀又曰周公歸政於成王

太平制禮鸞鳥見

海外經曰軒轅之國清沃之野鸞鳥自歌

漢書曰宣帝祀后土鸞鳳翔翔又集長樂宮東園

抱朴子曰崑崙圖曰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

而舞至則國安寧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廳阜使掾
汝疊爲張雅樂擊磬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縣
庭留十餘日乃去

晉郭璞鸞鳥贊曰鸞翔女牀鳳出丹穴拊翼相和
以應聖哲擊石靡詠韶音其絕

比翼

山海經曰有鳥其狀如鳬一翼一目得乃飛名曰鸛

色毒赤見則大水

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曰鸛鸛

瑞應圖曰比翼鳥者王者德及高遠則至一本曰王
者有孝德則至

晉郭璞比翼鳥贊曰鳥有鸛鸛似鳬青赤雖云一
質氣同體隔延頸離鳴翻能合翮

鳥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鳥下

禮斗威儀曰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鳥又曰君乘木而王其政升平南海輸以蒼鳥

尚書緯曰火者陽也鳥者有孝名武王卒成大業故鳥瑞臻

尚書中候曰周太子發渡孟津有火自天止於王屋爲赤鳥又曰有火自上覆於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

春秋運斗樞曰維星得則日月光鳥三足禮儀修物類合

孫氏瑞應圖曰三足鳥王者慈孝被於萬姓不好殺

生則來又曰文王時見蒼鳥王者孝悌則至一本曰賢君帝主修行孝慈被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又曰白鳥者宗廟肅敬則至又曰赤鳥武王時銜穀米至屋上兵不血刃而殷服一本曰王者不貪天下而重民命則至

墨子曰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文王代殷河出籙圖地出乘黃天錫武王黃鳥之旗

古今注曰成帝河平四年白鳥集孝文廟殿下黑鳥從之章帝元和二年三足鳥集沛國三年代郡高柳鳥子生三足大如雞色赤頭上有角長寸餘和帝元

興元年白鳥一見廬江足皆赤

帝王世紀曰豐公家于沛之豐邑中陽里其妻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是爲太公太上皇

吳歷曰吳王爲神王表五廟蒼龍門外時有鳥巢朱雀門上又曰有兩足鳥銜一鵲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號之意乃改赤鳥爲太元

吳志曰赤鳥元年八月武昌麒麟見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爲嘉祥者改年宜以赤鳥又曰孫休永安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鳥見

晉諸公贊曰世祖時西域獻三足鳥遂累有赤鳥來

集此昌陵縣按昌字重日鳥者日中之鳥有記體陽精應期曜質以顯至德者也

雀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已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耆老則白雀見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又曰維天降紀泰伯出狩至于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爲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爲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

上化為黃玉剋曰孔提命作應法為制雀集將受命制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立日旁帝占

曰黃者玉精赤者火熒雀者賞萌余當立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大如鸚雀

黃喉白領黑背腹班文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

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摘巢採卵彈射飛

鳥為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

師奉觴上壽工令賈逵作神雀頌

謝承後漢書曰琅邪董种為不其令赤雀乳廳前桑

上民為作歌頌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一本

曰孔子坐元扈洛水之上銜丹書隨至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

古今注曰孝哀帝初元三年泰時殿中有雀五色頭

有冠長寸餘大似雀始到時鳥環其旁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

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覈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覲白雀繼見

書之類易 卷之九十九
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
夏侯嵩臨郡六年白雀見女羅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蓋
敏室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雛雞雀集其背驅之去復來
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曰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首集于端門東樹栖
翔二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白雀

燕

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帝令燕
往夜鳴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王筐少選而視之燕
遺二郊北飛不返二女作歌始遺北音

田俅子曰少昊之時赤燕一雙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

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元鳥
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
無極天下幸甚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燕來翔被令爲賦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

庭宇經九月乃去衆燕翼隨僅有數千

鳩

瑞應圖曰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一本曰成王時來

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三年濟南鳩生白子

吳錄曰赤鳥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雉

孝經援神契曰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王者祭祀不相喻宴食衣服有節則至又曰德至鳥獸故雉白首

尚書曰高宗彤日越有雉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旁流四表則白雉見又曰魯昭

公時雉銜環入

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君也

漢書平帝元始元年春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使三公以薦宗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雉十九見

魏志文紀曰延康元年四月饒安縣言白雉見

馬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玉澤

馬者師曠時來又曰王者順時而制事因時而治道則來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又曰乘黃王者與服有度則出驂裏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則至也又曰飛兔者行三萬里禹治水上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馱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脰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一本曰王者不誅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髦並集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者其政訟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錄紀之數

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古黃之乘成王時來獻也

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皂又曰黃帝時飛黃服皂也

漢書曰武帝元鼎四年馬出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白鹿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瑞應圖曰天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

命（歷）序曰皇神駕六飛鹿值三百歲

禮斗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平則北海輸白鹿

東觀漢書曰章帝元和二年白鹿見又安帝延光三年潁川上言白鹿見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白鹿十九見

晉起居注曰太元十六年豫章 汜寧獻白鹿一

頭二十年荊州送白鹿晉朝白鹿數見諸郡

狐

瑞應圖曰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則見文王時東夷歸之一本曰王者不傾於色則至

河圖曰皇帝生先致白狐

周書曰成王時青（丘）獻狐九尾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南海輸以文狐

尚書大傳曰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

狐青翰獻紂紂大悅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狐九尾

潛潭巴曰白狐至國民利不至下驕恣

山海經曰武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元狐蓬尾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塗山恐時暮失嗣辭

曰吾之娶必有應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

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證也於是塗山人歌曰綏綏

白狐九尾龐龐成于家室我都悠昌於是娶塗山

女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九尾狐見

古今注曰章帝元祐二年白狐九尾見信都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奏九尾狐見於譙陳

兔

瑞應圖曰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兔見一本曰王者應
事疾則見赤兔者王者德茂則見

古今注曰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目赤如朱

東觀漢記曰章帝元和二年白兔見又曰永康元年

西河言白兔見

石勒傳曰莊平民師權上黑兔令曰按記應白兔爲

瑞此黑兔曰祥外檢典舊議者以爲黑兔見水德之

祥往公孫臣以爲漢家土行當有黃龍爲瑞後黃龍

見於成紀遂從土德今大趙革命以水受金夫兔陰

獸元水色黑色見以表應行以推之黑兔上應

騶虞

瑞應圖曰白虎者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及行輩則見

毛詩曰吁嗟乎騶虞

河圖括地象曰令訾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

春秋演義圖曰湯地七十內懷聖明白虎戲朝

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遺吾馬

啄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上睹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皐陶索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終始故立皐陶爲大理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郡國上言白虎二十七見

王隱晉書曰太康六年荊州送兩足虎時尚書郎索靖議稱半虎博令王鈐爲文曰殷殷白虎觀覺荆楚孫吳不逞金皇赫怒

中興徵祥說曰天下太平則騶虞見騶虞者仁獸也狀如白虎而黑文其尾參倍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騶虞應又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狀如

虎而白色嘯則風興觸身如雲而無雜者是也近伐
所謂白虎者背班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者也

頌後漢蔡邕五靈頌曰大梁乘精白虎用生思叡信
立繞於垣垺

吳薛綜頌曰婉婉白虎優仁是崇飢不侵暴困不改
容歛威揚德愷悌之風聖德極盛騶虞乃彰

贊晉郭璞騶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
儵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

白狼

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本曰王者進

退動准法度則見周宣王時白狼見犬戎滅

山海經曰蓋山獸多白狼

尚書中候曰湯牽白狼握禹籙

田佚子曰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
金鉤而入湯庭

贊晉郭璞白狼贊曰矯矯白狼有道則遊應符變質
乃銜靈鉤惟德是適出殷見周

比肩獸

瑞應圖曰比肩獸者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

則至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岬虛比爲邛邛岬

虛齧甘草即有難叩叩鉅虛負而走其名曰歷
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名歷鼠前而兔後
贊晉郭璞比肩獸贊曰歷與鉅虛乍兔乍鼠長短相
濟彼我俱舉有若自然同心堯舜

龜

龍魚河圖曰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嫫之川大龜負
圖來投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
黃帝出軍決曰帝伐蚩尤乃睡夢西王母遣道人披
元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一在前天一備後河出符
信戰即剋矣黃帝寤思其符不能悉憶以告風后力

牧風后力牧曰此兵應也戰必曰勝力牧與黃帝俱
到盛水之側立壇祭以大牢有元龜銜符從水中出
置壇中而去黃帝再拜稽首受符視之乃所夢得符
也廣三寸表一尺於是黃帝備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尚書中候曰堯沉璧於雒元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
字止壇又沉璧于河黑龜出文題又曰周公沉璧元
龜青純倉光刻背甲止于壇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得百獸率舞靈龜躍
管子曰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故爲南方物爲禍

福也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神龜出於靈池

晉起居注曰永嘉六年玉龜出灞水

孫氏瑞應圖曰龜者神異之介蟲也元朱五色上隆

象天下平象地生三百歲遊於藻葉之上三千歲尚

在著叢之下明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王者無偏

無黨尊用耆老不失故舊則出一本曰德澤湛漬漁

獵從則出又曰禹卑宮室則出文王時亦出

表吳謝承表曰伏觀靈龜出于會稽章安臣聞靈龜

告符五色粲彰則金則玉背陰向陽

梁劉孝儀爲始興王上毛龜表曰臣聞嘉瑞五靈既

著方策故名千載可得而傳是以元蔡赤文來表軒
黃之政神龜青純用顯姬公之德出自江安寔荷謙
夷之慶甲生毳羽寧非銷謫之徵實皇家之巨瑞庶
民之休幸

啓梁丘遲爲范雲謝示毛龜啓曰元甲應於姬渚青
髯符於夏室翺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藏采千
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爲化故能寶
瑞聞圖珍祥映諜間出蕃畿繼踵郊甸

陳江總上毛龜啓曰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
精明之狀煙雲爛漫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

張掖靈山與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提福靡不
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
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魚

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
帝王世紀曰黃帝出遊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
以醺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于海始得圖書今
河圖帝視萌之篇是也

尚書中候曰桓公欲封泰山管仲曰昔者聖王功成
道格符瑞出乃封泰山今比目之魚不至鳳麟不臻

不可封也

瑞應圖曰比目魚者王者明德則見

史記曰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舟中武王俯取以
祭

漢書曰宣帝元康四年神魚舞河

魏志曰文帝欲受禪赤魚游於露

贊晉郭璞比目魚贊曰比目之鱗別號王餘雖有二
片其實一魚協不能密離不爲疏

表晉王肅賀瑞應表曰伏承祖廟文廟魚生于鼎臣
聞易中孚彖曰信及豚魚言中和誠信之德下及豚

魚則無所不及

鼎

易曰鼎元亨其象曰鼎象也聖人以享上帝

孫氏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精也知吉凶存亡能輕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而沸不汲自盈中生五未嘗黃帝作鼎象太一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爲九鼎象九州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歸藏占曰鼎有黃耳利得鱣鯉

左傳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郊鄘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史記曰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又曰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鼎以禮迎鼎至甘

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
自射之因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之寶鼎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穀成縣民留珪夜見門內有光
取得玉鼎一圍四寸廬江太守以獻
晉起居注曰咸和元年宣成春穀縣眠獲古鼎可受
三斛餘羣臣畢賀

贊晉郭璞贊曰九牧貢金鼎出夏后和味養賢以無
化有赫赫三事鑒于覆簋

啓梁劉孝綽送瑞鼎詣相國梁公啓曰生木遊火之
禽夾階紀朔之華白環銀瓮之迹素雉金船之瑞自



天有祚不爲定於郝鄔虛其所止非獨在於汾陰

藝文類聚卷第九十九

成都嚴

琳校字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

唐太子率更令宏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災異部

旱

祈雨

蝗

螟

旱

春秋考異郵曰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山海經曰泰華之上削成而四方有蛇名曰肥遺六
足四翼見則天下旱又曰東荒北隅有山名土上應
龍處南極殺蚩尤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作
龍應之乃得大雨

書之類聚 卷之二十一
周官曰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

禮記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曝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曝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已求之母乃已疎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爲之徙市不亦可乎

毛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飢饉荐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旣太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俎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旱旣太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惓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

韋曜毛詩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死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荅曰魃鬼人形眼在頂上天生此物則將旱也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常神者耶

左傳曰鄭大旱使屠擊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藝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又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

甯莊子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天其或者欲使衛討

刑乎從之師興而雨又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稼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饑而不害

春秋繁露曰水干土則大旱

家語曰孔子在齊齊大旱春饑哀公問於孔子曰旱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敝淫祭事不懸祀以下牲此則賢君自貶以救民之禮也

管子曰春不收枯骨於齕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

矣

晏子曰齊大旱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飢色吾使人卜之崇在高山廣澤寡人少賦歛以祠靈山可乎群臣皆莫有對者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毛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鴈群君欲射之道有行者駭之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矢曰昔先公時大旱三年卜之以人祠乃雨公下堂頓首曰吾欲所以求雨以爲民也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

者何爲於天而惠於民今君主以白鴈而欲殺人乎
韓子曰晉公使師曠奏清徵師曠曰清徵不如清角
平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君德薄不足以聽之
聽之將恐有敗乎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願遂聽
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再
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
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
之身遂癰病

洪範五行傳曰魯桓公五年大雩旱也先是公弑君
而立有自危之心而下有怨懟之氣外結大國聚於

齊以爲夫人後比二年天子使大夫來聘極上得天
子意憑大國之心則有亢陽之意以御臣下興州丘
之後以勞百姓則臣下離心而不從故應是而秋大
旱又曰旱所謂常陽不謂常陽而謂旱者以爲災也
旱之爲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君持亢陽之節
暴虐於下興師旅勤衆勞民以起城邑臣下悲怨而
心不從故陽氣盛而失度故旱災應也
物理論曰陽盈而過故致旱

神農求雨書曰春夏雨日而不雨甲乙命爲青龍又
爲火龍東方小童舞之丙丁不雨命爲赤龍南方壯

書之類聚 卷之一百
者舞之戊巳不雨命爲黃龍壯者舞之庚辛不雨命爲白龍又爲火龍西方老人舞之壬癸不雨命爲黑龍北方老人舞之如此不雨潛處闔南門置水其外開北門取人骨埋之如此不雨命巫祝而曝之曝之不雨神山積薪擊鼓而焚之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鳥見者大旱赤地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
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
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京氏別對災異曰久旱何曰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
則致旱也不救即蝗蟲害穀其救也省譴罰行寬大
惠兆民勞功吏賜鰥寡廩不足

孔叢子曰子豐拜高第御史建初元年歲大旱乃上
疏曰臣聞爲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爲善而災至遭
時運也陛下卽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時運
之會耳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減御
損膳而大有年天意者陛下未爲成湯之事焉天子
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卽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
事

漢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告鄰人
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
何後姑自縊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婦誣
服郡掾于公以爲此婦女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
之弗得乃抱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郡中枯旱三
年後太守至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墓天立大雨歲
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東觀漢記曰和憲鄧后稱制京師旱至五月朔太后
幸雒陽寺省庶獄舉冤囚杜冷不殺人自誣被掠羸
困使興見畏吏不敢自理吏將去微疾舉頸若欲有

言太后察視覺之卽呼還問狀遂信卽時收令下獄
抵罪尹左遷行未還宮澍雨大降

會稽典錄曰夏香字鼻卿永興人也爲農夫香挺然
特立明果獨斷年十五縣長葛君出臨虛星會客飲
宴時郡遭大旱香進諫曰昔殷湯遭旱以六事自責
而雨澤應澍成王悔過偃禾復起自古先聖畏懼天
異必思變復以濟民命今始罹天災縣界獨甚未聞
明達崇殷周之德臨祭獨歡百姓枯瘁神祇有靈必
不享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宜當還寺長卽罷會身
捐俸祿以贍饑民

汝南先賢傳曰袁安爲楚相會楚王英事互相牽別
拘繫者千餘人三年而獄不決坐掠幽而死者百餘
人天用災旱赤地千里安受拜即控轡而行既到決
獄事人人具錄其辭狀本非首謀爲主所引應時理
遣一旬之中延千人之命其時甘雨滂霈歲大豐稔
詩晉李顥經過過路詩曰言歸越東足逝將反上都
後洫慎中路改轍修茲衢旦發石亭境夕宿桑首墟
勁焱不興潤零雨莫能濡亢陽彌十旬滑滴未暫舒
泉流成平陸結駟可迴車肇允相忘鱗翻爲涸池魚
咫尺不能移白日奄桑榆

梁庾肩吾奉和武帝苦旱詩曰陽山虵不蟄如澤鳥
猶攢暫息流膏雨將似怨祁寒文衣夜不臥疏食晝
忘食絜誠同望祀惟馨等浴蘭江蘋享上帝荆璧奠
高巒繁雲興岳立蒸穴動龍蟠渭渠還積水漉池更
起瀾

頌漢東方朔旱頌曰維昊天之大旱失精和之正理
遙望白雲之艷滄滄瞳瞳而止止陽風吸習而熇熇
群生閔懣而愁憤隴畝枯槁而允布壤石相聚而爲
害農夫垂拱而無爲釋其耰鉏而下涕悲壇畔之遭
禍痛皇天之靡濟

啓梁簡文帝謝勅示苦旱詩啓曰伏以九年之水不傷堯政七載之旱無累湯朝歲宏則公田已修農勤則我庾惟億今者亢陽以來爲日未久將恐督郵不黜失在汝南之守曝齒未收無傷河南之尹而載勞興居仰發歌詠無愛珪璧有事山川非飲食矣加之以撤膳焉中夜不寐加之以申旦焉此唐虞之所關如軒項之所不逮

書魏應璩與廣川長岑喻書曰頃者炎旱日更增甚砂礫銷鑠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煩浴寒氷而有爍之燥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土龍矯首於元寺泥人鶴立於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效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民躬自曝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昔夏禹之解陽旱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湧霈今者雲重散而復積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乎

文魏陳王曹植告咎文曰五行致災先史咸以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以誥咎祈福其辭曰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以動氣雨

藝文類聚 卷之一百
以潤時陰陽協和庶物以滋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
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既禱慶雲克舉偃禾之復姬
公走楚况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百神享
茲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炎旱赫羲颶風扇發嘉卉以
萎良木以拔何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論何神宜
謁於是五靈振竦皇祇赫怒招搖警怯攬搶奮斧河
伯典澤屏翳司風右呵飛厲顧叱豐隆息颶遏暴元
勅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缺北甘澤微
微雨我公田爰旣予私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
穗生彼邦畿年登歲豐民無餒飢

祈雨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湯克夏而王天下五年不雨湯
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割其爪以爲犧用祈
福於上帝
荀卿大略曰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宮室
榮與女謁盛與苞苴直行與讒夫興與何不雨至斯極
也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
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民疾
耶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

董仲舒曰廣陵女子諸巫母小大皆相聚其郭門外
爲小壇以脯酒祭便移市市使門者無內丈夫丈夫
無得相從飲食又令吏各往視其夫皆言利即赴函
澍而亡又曰江都相仲舒下內史承書從事其都閭
吏家在百里內皆令人故行書告縣遣妻視夫賜巫
一月租使巫求雨復使巫相推擇潔淨易教者祭跪
祝曰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
酒甘羞再拜請雨又曰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今
民禱社家人祠曰無斬山林曝巫聚庭以元酒脯再
拜請雨奉牲禱以甲乙日爲大蒼龍一長八丈居中

爲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嚮其間相去八尺小童
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諸里社取五蝦蟇錯
里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其酒脯祝
齋三日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鷄與三歲假豬皆
燔之於四通神雩又曰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
祀竈無舉土功更水浚井曝釜甑杵曰于衢七日爲
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七其神蚩
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清酒祝齋三日服赤衣跪
陳祝如春辭以丙丁日爲赤龍一長各七尺齋三日
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

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祝齋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猥諸燔之四通神雩開陰陽如春又曰季春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女毋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霤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爲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幡五其神后稷祭之毋肫五元脯祝齋三日夜黃衣皆如春辭以戊巳日爲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爲小龍長各三丈五尺士姓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五人齋三日夜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之溝蝦蟇池方五尺深

一尺皆如前

搜神記曰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少給佐史漿水不交爲從事大小畢舉郡縣歛手夏枯旱時以五官掾出禱山川曰輔爲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至今天下否滯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告訴咎盡在輔太守內省責已自曝中庭使輔謝罪爲民祈福曰無效令敢自誓至日中雨不降請以身塞無狀乃積薪柴將自焚焉至禺中時山氣轉起雷雨大作一郡霑潤世以稱其至誠

序晉傅咸喜雨賦序曰泰始九年自春不雨以涉夏

節草木共然百姓以堯有九載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恐遭斯運並有懼心聖皇勞慮分使祈禱徧于群臣
余以太子洗馬兼司徒請雨百辟蒞事三朝而大雨
降退作斯賦

〔文〕晉曹毗請雨文曰下邳內史曹毗敬告山川諸靈
頃節運錯戾旱亢陰消川竭谷虛石流山焦天無纖
雲野有橫飈盛夏應暑而或涼草木無霜而自凋遑
遑農夫輟耕田畔悠悠舟人頓棹川岸雲根山積而
中披雨足垂零而復散聖主當膳而減味牧伯忘餐
而過晏民庶拊心而嘖感摺紳不期而同歎斯亦憂

勤之極情而明靈之達觀矣

梁陸倕請雨賽蔣王文曰陸周祚胤鍾嶽降精聰明
正直得一居貞無方無體不疾不行化馳九縣位冠
百靈東掩屢憇西郊已戢偶龍矯首泥人鶴立神聽
孔殷靈應揮霍儵覩翻伊俄聞倒洛樂周神畢恩洽
酒闌靈談玩福鬼笑投拌推茲且引於萬斯歡
梁任孝恭賽鍾山蔣帝文曰嘗聞河南少雨漢主避
其正殿許下輟潤魏后計彼塵書和氣垂運陰陽舛
互風至若湯雲生猶火速能制茲東井告彼南箕水
滿畢星氣衝卯地使君子有豐饗之心耕夫無憾感

之念

梁簡文帝祭灰人文曰積注奄旬祭在灰人消茲獸
炭焚此柱薪積如玉屑聚若遊塵庶人之風不拂獄
吏之慢寧陳當令金光小史侍使玉童奏雲師於執
法力水伯於天宮鎖星誅於電女貫索囚於雷公廓
重氛於八極靜連絲於四空既曈曈於車蓋又赫赫
於飛盤且疑威於趙盾實望近於長安

蝗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螻食根曰蝻食節曰賊
四蝗蟲名也

說文曰螟螽也

廣雅曰螽蝗也

毛詩曰去其螟螽及其蝻賊

毛詩義疏曰赤螽蝗也

許慎曰使乞貸則生螽舊說螟螽蝗蝻賊一種蟲也如
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
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又曰蝗也今謂蝗子爲
螽一名蠶螽兗州人謂之螽

蔡伯喈曰蝗螽也當爲災則生故水處澤中數百或
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雖自有種其

爲災云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

穀梁傳曰雨螽于宋外災不書此何書災甚也奈何茅茨盡也

洪範五行傳曰春秋之螽者蟲災也以刑罰暴虐貪叨無厭興師動衆蟲爲害矣雨螽于宋是時宋公暴虐刑重賦歛無已故應是而雨螽又曰介蟲有甲能蜚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旱氣動象至矣故曰有介蟲之孽也

春秋佐助期曰螽之爲蟲赤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螽之爲言衆暴衆也

春秋含孽曰蝗起於貪螽者飛而甲爲害故天雨螽則刑法醜

呂氏春秋曰匡章孟子弟子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笑故爲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失瓜瓠

漢書曰武帝元光五年秋蝗

四時征南曰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太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至燉煌三年秋復蝗貳師征大宛征和三年蝗四年夏蝗三將征匈奴貳師七萬人沒不還

五行志曰劉歆以爲蜚負蝨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
介蟲之孽又曰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多殺害時黃霸
在潁川鳳皇下而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延年曰此蝗
豈鳳皇食耶又曰王莽地節三年夏蝗從東方來飛
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京房易傳曰德無節蟲食菜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武陵太守郡連有蝗蟲穀價貴
援奏罷鹽官振貧羸薄賦稅蝗蟲飛入海化爲魚蝦
又曰永初七年郡國蝗飛過又曰宋均爲九江太守
建武中山陽楚郡多蝗蜚南到九江輒東西別去由

是名稱又曰司部災蝗臺召三府驅之司空掾梁福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審使臣驅蝗何之災蝗當
以德消不聞驅逐時號福爲直掾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栩爲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
小黃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
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又曰謝夷吾爲壽
張令是時蝗食五穀野無生草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又曰許季長爲湖令州郡皆被蝗災過湖縣飛去不
續漢書曰和帝永元四年蝗八年五月河內陳留蝗
九月京師蝗九年蝗從夏至秋先是西羌數反遣將

軍將北軍五校征之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時西羌
寇亂軍衆征距連十餘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
去年蝗處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
年郡國十二蝗是時鮮卑寇朔方用衆征之永和七
年偃師蝗去年冬烏桓冠沙南用衆征之桓帝永興
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是時梁冀執政無謀慮苟
貪作虐二年六月京都蝗永壽三年六月京都蝗延
熹元年五月京都蝗靈帝嘉平六年夏七州蝗鮮卑
前後三十餘犯塞是歲獲烏桓校尉夏育破鮮卑中
郎將田晏使匈奴中郎將威旻討鮮卑大司農給用

不足畝歛郡國以給軍糧三將無功還者少牛光和
元年詔策問曰連年蝗蟲至貪苟之所致也是時百
官遷徙皆私上種西園少帝興平元年夏大蝗是時
天下大亂

論衡曰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蟲不入界蓋以
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

典論曰議郎馬融以永興中帝獵廣城融從是時北
州遭水潦蝗蟲融撰上林頌以諷

魏志曰廣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
持節開倉廩以振之

藝文類聚 卷之一百
吳書曰表術在壽春穀石百餘萬載金錢之市求糴
市無米而棄錢去百姓饑窮以桑椹蝗蟲爲乾飯
廣州先賢傳曰黃豪交趾人除外黃令豪均已節儉
麤衣蔬食所得俸秩悉賜貧民一縣稱平當時鄰縣
蝗蟲爲災而獨外黃無有歲皆豐熟民先流移者悉
歸附之

會稽典錄曰鄭宏爲鄆令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郡
國被害過鄆不集郡以狀上詔書以爲不然自朕治
京師尚不能攘蝗鄆令何人而令消弭遣案驗之
陳留耆舊傳曰高慎敦厚少華子式至孝常盡力供

養永初中螻蝗爲災獨不食式麥園令周強以表州
郡

益部耆舊傳曰任昉蜀郡成都人父修字伯慶爲固
始侯相天下大蝗獨不入界又傳曰楊琳爲茂陵令

北縣連歲蝗災曲折不入茂陵

先賢行狀曰公沙穆爲魯相時有蝗災穆躬露坐界
上蝗積疆畔不爲害

晉令曰常以蝗向生時各部吏案行境界行其所由
勒生苗之內皆令周徧

晉陽秋曰司冀青維蝗茅草皆盡石勒與蝗競取民

藝文類聚 卷之二十四
禾百姓謂之胡蝗

搜神記曰何敞吳郡人少好道藝隱居重以大旱民
物憔悴太守慶洪遣戶曹掾致謁奉印綬煩守無錫
敞不受退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因跋涉
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博
士皆不就卒於家

趙書曰石勒十四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
如蠶七八日作蟲四日則飛周徧河朔百草無遺唯
不食三豆及麻

涼記曰涼王呂光麟嘉二年以沮渠羅仇爲西寧太

守往年蝗蟲所到之處產子地中是月盡生或一頃

二頃覆地跳躍宿昔變異王乃躬臨撲蟲幸揚川涿

水北大駕所到蟲尋殮盡是以麥苗損耗無幾

師覺授孝子傳曰魏連事父至孝和帝時拜昌邑令

百姓不忍欺大蝗連熟

賧何禎賧曰凡二日蝗生此謂見冀始生知其處所
可得言初上蝗事云縣及下部各不早見至今生翅
能飛巨輒躬親撲滅又云布在及下部各不早見至
一頃田中往往十步五步一頭按其言事蝗之數枚
數可得而知也

螟

爾雅曰食苗心曰螟

說文曰螟蟲食穀心吏冥冥犯法即生螟

禮記曰仲春行夏令則蟲螟爲害

左傳曰哀十二年螟十三年螟

春秋含孳曰螟應劭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螟集其地其音凶凶

漢書曰劉歆以爲蜾蠃蚋之有翼食穀爲災黑眚也

董仲舒劉向以爲蜾蠃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

之制故應是而蜾生屬羸蟲之孽

京房易傳曰變惡生孽蟲食苗心

東觀漢記曰魯恭爲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

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

傍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以

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

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三異也具以狀白安

蟲

爾雅曰食苗根曰蟲

說文曰蟲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蟲

京房易傳曰妖害忠孝蟲食苗根

毛詩義疏曰蠹長而細或說云蠹螻蛄也食苗根而爲人患

賊

爾雅曰食苗節曰賊

京房易傳曰王者與諸侯爭蟲食苗節莖

蠹

洪範五行傳曰蠹射人者也生於南越地南方謂之短狐者也

毛詩曰爲鬼爲蠹則不可測其物不可見蓋氣精也

南越夷狄淫佚處也其蠹生水澤地多婦人其淫色爲主故南越多蠹者淫女惑亂之所生也故聖人名之曰蠹蠹者猶惑也

書魏應璩與西陽令孔德瑗書曰嘉麥禎祥唯日未久不圖飛蝗一旦至止知恤蒸庶念存良苗親發赫斯爰整其旅貽背之叟皓首之釐莫不負戈奔走于道路旌表曜於白日鼃鼃震於雷動以此掃敵必將席卷況於微蟲能無驚駭卓茂治密恭在中牟時雖有災未若斯勤亦猶子賤鳴琴巫馬出入勞逸有殊立功惟一重雲比興不降靈雨麗此二災憂心忡忡

逐蝗之道謹聞教矣不審致禳將以何物文王修德
以厭地震湯禱桑林致克豐兩宜修善政以慰民望

藝文類聚卷第一百終

成都嚴琳校字



